

佩韦斋辑闻 元 俞德邻

余童冠读书，粗能强记一二，至闻先生长者绪言余论，虽旷日累月，犹在负剑辟珥时也。今老，神志衰耗，前后遗忘，闲者追念旧闻，十亡八九。因窃自慨，炎暑友朋畏热，绝不往来。藜床北牖，呿呻吟，儿辈濡笔录之，得数千言，虽卑污庸俗，可厌可鄙，然疑信信，实区盖之谈，殆与玉扈亡当者异也。先儒有《笔记》、有《漫录》、有《燕语》，为书不一，皆义出《六经》，事兼百代，究帝王之则，启圣贤之蕴。余之缪学杂举，牖传风听，何能进于是？不过从儿辈咕啜而已。虽然，讵不胜于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而从事于博弈者乎。序而藏之，因命曰《佩韦斋辑闻》，嗣有所得，又将续书，太玉山人俞德邻宗大父。

●卷一

尧、舜之臣，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益，皆有大功德于民者也。禹受禅为夏，载祀四百。契之后生汤，革夏为殷，载祀六百。后稷之后生武王，革殷为周，载祀八百，天之报侈矣。皋陶与益疑皆若是，可也。然益之后生始皇，混一四海，不过二世。皋陶之后，虽英六蓼，春秋之世，楚成大心灭六，公子归心灭蓼。至汉九江英布，先黥而王，后叛而夷，视益又不逮焉。何哉？岂益焚山泽，不免戕物之命；淑问如皋陶，虽曰惟明克允，而刑实伤人之具。不然，造物者何啬于此二臣之后也？呜呼！为皋陶尚尔，而况不为皋陶者乎？

汉自元帝至于帝，祸乱皆起于宦官、外戚。然召之者，实宣帝也。宏恭、石显以明法进，宣帝用之，则宦官之祸始于宣帝矣。许、史衰，有王氏；王氏衰，有丁、傅；丁、傅衰，莽继之。则外戚之祸始于宣帝矣。东莱吕公谓宣帝虽中兴之君，实募祸之主，有矣夫！

曹操以鬼蜮之智，挟天子，弑伏后，剿皇子，戮贵人，害孔融，杀崔炎，诛荀，礼乐征伐出其手者十九年，传至丕，卒移汉鼎，操疑得志于地下矣。然自操肇谋，迄于国亡，五六十载间，实与司马氏相终始。方懿辞操辟，操之志犹未暴也，而其心已不下于操。未几，把握魏政，杀楚王彪，置诸王公于邺。至再世受遗，父子祖孙相继秉国，师废齐王昭，弑高贵乡公，不三四年易魏为晋，视操之胁制汉室，殆有甚焉。恢恢天网如此，世之怀奸孕逆、窃窥人宗社者，安知无典午氏之踵其后邪！

司马懿为魏上将，征伐四克，遂阴蓄不臣之志。及师、昭废二主，弑一君，卒移魏祚，然未再世，称兵相屠。惠帝昏愚，食饼中毒，怀、愍身为降虜行酒执盖，万世有余耻。既而中原板荡，宗庙焚没，虽元帝再造，而石马牺牛之讖，晋已非复典午氏矣。自武至愍，仅四帝，都洛阳仅五十二年，中间乱离屈辱，前古所罕见，乱臣贼子，亦何所利而为之乎？

王莽女为汉平帝后，莽篡汉，强欲嫁之，后不从。杨坚女为周宣帝后，坚有异志，后愤惋形于辞色，及坚受禅，欲夺后志，后亦不许。天理民彝，虽妇人女子，有不能自泯者，而其父乃甘心焉。贤不肖之相去，何大相远哉？

古妇人书疏往来之仪，史不详见。曹操卞夫人，与杨太尉夫人袁氏书云：“卞顿首。”及杨夫人答书乃云：“彪袁氏顿首。”顿首，岂以卑答尊，遂冠夫之名于某氏之上耶！

汉桓帝朝，陈蕃荐徐稚等五处士，皆屡征不起。帝欲图姜公之形，肱卧暗室，卒不使画工见之。他时，窦宪荐杨乔，征之及朝，帝爱其才貌，欲使尚主，乔固辞，至不食而卒。是亦可以廉顽立懦矣。

李密、王世充，皆受学于徐文远，及密起兵，使文远坐南面，备弟子礼拜之。及文远见世充，乃辄先拜。或云：“君倨密，而下王公何也？”答曰：“密君子，能受鄙生之揖。世充小人，无容故人义，相时而动可也。”乃知李密之待故人，能谦下如是。君子之称，非溢美也。

《战国策》：“秦王欲见顿弱，顿弱曰：‘臣之义不参拜，王能使臣无拜，即可矣。否即不见也。’”乃知参拜之礼，于古为重。

蔡文姬云：“臣父书，割隶字八分取二分，割李篆二分取八分，故名八分。”张怀云：“本楷字，渐若八字分散，故名八分。”杜诗：“仓颉鸟迹既茫昧，字体变化如浮云。”陈仓《石鼓》，又已讹大小二篆，生八分。盖八分，必由大小二篆而出，正如文姬之言，若但类楷字而分散，非古也。

梁元帝时，有《荆州放生亭碑》，载《艺文类聚》。则放生非始于唐也。

醯，《释名》苦酒，即醋也。《魏名臣奏》曰：“今官贩苦酒，与百姓争锥刀之利。”则官司鬻醋，见于魏初。

士大夫伤身修行，固不求后世之知。然行同乎古人，而名不闻于后世，亦尚论者之所深惜也。齐大饥，黔敖为食于路，以待饿者而食之。有饿者，蒙袂辑屣，贸贸然来。黔敖左奉食，右执饮曰：“嗟！来食。”扬其目而视之曰：“予惟不食嗟来之食，以至于斯也。”从而谢焉，终不食而死。充其介，夷齐之流也，而氏名无传焉，可慨也已。爰旌目事，亦与蒙袂辑屣者同，乃托《列子》以显，其亦有幸不幸耶！

汉高祖经营之初，招亡纳叛。既定天下，则崇节义以励风俗。盖知以马上得之，不可以马上治之也。赦季布斩丁公，所以教天下之为人臣者。然郑君尝事项籍，籍死属汉，高祖悉令籍诸臣名籍，郑君独不奉诏，此正节义之士。高祖乃尽拜名籍者为大夫，而逐郑君，何其戾也？史称高祖豁达大度，吾于此不无遗憾焉。《唐世系》载：“郑君名荣，大司农。”当时，盖其后云。

杨宝当哀、平之世，隐居教授。及王莽居摄，与两龚、蒋诩俱被征，遂遁

逃不知所之。光武高其节，建武中，遣公车征诣阙，老病不至，卒于家。其后震生秉，秉生赐，赐生彪，四世太尉，德业相继，为东都显族。胡广六世祖刚，清高有志节，王莽居摄，刚亦解衣冠，悬府门而去，亡命交趾，隐于屠肆之间。后广仕汉，位公台者三十余年，历事六帝。是皆潜隐不耀，所以覃后昆之庆如此。苏子曰：“国之将兴，必有世德之臣，厚施而不食其报。故其子孙，能与守文太平之主，共飡天下之福。”盖造物报施之理，诚不诬也！

《老学庵笔记》载虞少崔言傅子骏云：“《洪范》‘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；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；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；会其有极，归其有极’八句，盖古帝王相传，以为大训。至曰‘皇极之敷’，言乃箕子语。”

秦始皇并吞六国，执敲朴以鞭笞天下，威震四方。欲帝万世，其志大矣！然即位之年甲寅，汉高帝生焉，越十五年己巳，项籍又生焉。始皇南巡会稽，高帝时年二十有七，项籍才十二三耳，已有取而代之之意。造化倚伏，默语于冥冥之间。嘻！可畏哉！

司马公著《治资通鉴》，垂万世法，独以魏接汉统，疑蜀先主非中山靖王之后，至诸葛亮伐魏，皆以入寇书，此不可晓。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别，以辨亲疏。秦置宗正，汉因之以叙九族，平帝更名宗伯，五年又于郡国置宗师，以纠皇室亲族世氏。后汉置宗正卿，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与宗室亲属近远。安有汉室尚存，而玄德敢冒中山靖王之后者？孔明一代伟人，且生于汉世，安有不知玄德，而轻于以身许之者？况操、丕之奸雄，使玄德而冒靖王之后，其许之亦久矣，顾岂待后人议之耶？“《晋史》自帝魏，后贤否更张。世无鲁连子，千载徒悲伤。”文公此诗，其意微矣！

蜀谯周问杜琼曰：“《春秋》讖谓代汉者，当涂高，而周征君群以为魏者，何也？”琼答曰：“魏阙名也，当涂而高，圣人取类言尔。”周因曰：“古者，名官职不言曹，自汉以来吏言属曹，卒言侍曹，此殆天意也。”其后，谯周缘琼言，遂曰《春秋传》著晋穆侯名太子曰仇，弟曰成师，师服曰：“异哉，君之名子也，嘉耦曰‘妃’，怨耦曰‘仇’。君今名太子曰仇，弟曰成师，始兆乱矣。”其后果如服言。及汉灵帝名二子曰史侯、董侯，既立为帝，皆废为诸侯，与师服言相似也。先主讳备，其训具也；嗣主名禅，其训授也。如言刘已具矣，当授与人也。后景耀五年，宫中大树无故自折，周深忧之，无所与言，乃书柱：“罪而大，期之会，具而授，若复何言。”释曰：“曹者，众也；魏者，大也。众而大，天下其当会也。”言蜀之将归于魏也。蜀果亡，悉如周言。予以辞考之，周不过因杜琼之辞而推广之，殊无意义，然而卒验者，岂琼亦有默授之者耶？虽然，以新造之蜀，先主已崩，武侯薨，禅以暗弱之资，而又惑于阉竖，使无此讖，其能与魏争乎？

《三辅黄图》载：“秦汉宫室、苑囿甚备。”颜师古《汉书新注》多取焉，然不载作者名氏。《唐·艺文志》，有《三辅黄图》一卷，列地理类之首，亦不著何人作也，其间多用应劭《汉书集解》。劭，后汉建安时人。至魏人如淳注《汉书》，复引此图，以为据，故苗昌言以为汉魏间人所作。今考此书，其载治所云，汉光武之后，扶风出治槐里，冯翊出治高陵。于神名台，云魏文帝徒铜盘，盘折，声闻数十里。书载光武、魏文帝，真汉魏间人作也。

先儒谓五代之君，周世宗为上，唐明宗次之。至谓作史，欲起自梁之丁卯，讫于周之己未，止书甲子，不具建年，其意亦微矣！

真庙时，有百姓争财，以状投匭，辄比上德为桀纣。比奏御，上令宫人录所诉事，付有司施行，而匿其状。曰：“百姓意在争财，其实无他。”若并其状付有司，非惟所诉之事不得而直，必先案其指斥乘舆之罪。愚民无知，亦可怜也。《书》曰：“小人怨汝，詈汝，则皇自敬德。”真庙有焉。

仁宗一日问饔人，折米几分。对曰：“折六分。”讶其太过，旨折五分。次日，供进偶暴下。叹曰：“习使然也。”旨如旧。一日，太官进膳饭，有砂石，上含之，密示嫔御曰：“慎勿语人。”又一日，思荔枝，有司奏供已尽。近侍曰：“市有鬻者。”上曰：“不可。来岁恐增上供之数。”又一夕，思烧羊头，近侍乞宣取。上曰：“不可。今次宣取，后必泛杀以备，暴殄无穷矣。”其俭德如此。

嘉中，韩纬以司门郎中出知颍州。时京西大饥，韩赈济有方，郡人赖以全活，因揭榜邻境，谕以救恤之意，使来就食。邻境之民襁负而至者，不可胜数。仓廩既竭，又乏宽闲之居以处之，因感疾疫，死者相枕藉，韩亦以疾亡。其秋，郡一士人梦召至阴府，治韩司门赈济狱。士人乞假，治后事，及觉，得疾，旬日而卒。赈济，本仁者用心，务广其声而实不至，尚罹阴责。乃若老羸转乎沟壑，壮者散而之四方，而君之仓廩实、府库充，有司莫以告者，讵独见赦于冥冥之间耶？

昌陵初即位，誓不杀大臣，不杀功臣，不杀谏臣，折三矢藏之太庙，俾子孙世守之。徽宗北狩，惧祖训之失坠也，以黄中单亲书之，遣内侍曹勋问曰：“道归国。”付之思陵，子孙罔敢逾越。周家忠厚未必过之。

东坡，一字仲和。《洗玉池铭》末云：“仲和甫铭之，维以识德。”仲和甫，仆也。仆，苏轼子瞻也。

朱文公解《周易参同契》而曰：“邹”，释多不晓其义。闻之先辈，谓邹本春秋邾子之国，朱其后也。《乐记》读为熹。谓之邹，实文公姓名也。司马公在洛，一日衣深衣散步，过康节天津之居，语谒者曰：“程秀才。”康节出肃，则公也。怪而问其故。公笑曰：“司马氏非出程伯休父乎？”文公或亦本

诸此。

元丰五年，廷试进士。有暨陶者，牖唱久不应。上顾左右，苏丞相云：“恐当呼讵，吴有暨艳造营府之论，恐其后也。”上命以讵音呼之，果出应。问其里，曰：“崇安人。”上顾苏曰：“亦吴人也。”

苏丞相颂尝曰：“宋所以太平百三十余年，而内外无患者，宗室戚里不预政，后妃王姬无私谒，公族世禄之家无骄陵，而守礼法。”至神庙招驸马，不许升行。此尤足以风励天下矣！

《韩非子》载“师旷鼓琴”事，虽几于诞，然或者有之。余里人郭楚望，以善琴名淳景间。一日，郡守资政赵公招饮雁阁，月夜鼓一再行，有物似鱼非鱼，跳跃于池中者数四，守怪之，莫测也。他日，复鼓前操，复跳跃如故。明日，涸池水索之，得无射律，盖沉埋岁久，适鼓亦无射调，声应气求，故如此，然亦奇矣。

上官有忌用正、五、九月者，凡数说。或谓宋以火德王，寅、午、戌火在人臣，当避之。若然，则近代之戒，殊非古制。然以木德王者，不闻避亥、卯、未；以金德王者，不闻避巳、酉、丑，何也？或谓臣为商，商属金，寅、午、戌属火，火能克金，故避之。然则，岁时日支，干之属火者，亦当避邪，何忌乎寅、午、戌月而已也？或谓正月为少阳用事，万物发生；五月为太阳用事，万物长养；九月为太阴用事，万物肃杀。当物而推移之时，以此月举事多忌，尤不可晓。惟窦苹《唐诗音训》、《高祖纪注》曰：“正、五、九三月，不行死刑。”且引释氏《智论》，谓天帝释，以大宝镜照四大神州，每月一移，察人善恶。正、五、九月照南瞻部洲，故此三月省刑修善。今之州郡，此三月不支羊肉钱。先儒遂以正、五、九，不上官政，沿袭唐家故事。案：汉张敞曰：“为山阳太守，奏曰：‘臣以地节三年九月视事。’”有《汉朔方太守碑》曰：“延禧四年九月乙酉，诏书迁衙，令五年正月到官。”则两汉以前，未尝忌此三月，疑若真始于唐者。及读《齐书》：“高洋谋篡魏，其臣宋景业言：‘宜以仲夏受禅’。或曰：‘五月不可入官，犯之终于其位’。景业曰：‘王为天子，无复下期，岂得不终其位？’”则此忌自魏已有之，又非始于唐也。然唐《独孤及集》有《舒州到任表》云：“九月到任。”讵于唐人，亦有不忌九月者，又何邪？今之历书，多本于唐一行禅师，于此三月，亦多礼上吉日，是知未尝颛忌也。

《邹阳赋》曰：“清者为酒，浊者为醴。清者圣明，浊者愚骏。”故魏人庾语亦曰：“清者圣，浊者贤。”而徐邈又有颇复中圣人之说。然皇甫嵩《作醉乡日月》曰：凡酒，以色清味重而饴者，为圣；色浊如金而味酸且苦者，为贤；色黑而酸尤者，为愚。又以家醪糯觞醉人者，为君子；以家醪黍觞醉人者

，为中庸；以巷醪曲觞醉人者，为小人。则酒之品目，又不止于圣贤矣。

杜子美诗曰：“人生几何春又夏，不放香醪如密甜。”退之亦曰：“一尊清酒甘若饴，丈人此乐无人知。”后世遂以唐人好饮甜酒。然考退之诗，又自有“酒味冷冽”之语。而乐天曰：“甘露太甜非正味，醴泉虽洁不芳馨。”又曰：“户大嫌甜酒，才高笑小诗。”又曰：“揭瓮闻时香酷烈，封瓶贮后味甘辛。”则甘辛苦烈，乃酒味之至佳者。唐贤与今人之好，大抵相类。所谓至于口，天下期于易牙者；密饧之喻，不过取其醇醪而已。

《典论》：“汉孝灵末年，百司酒，一斗直千文。”杨松《谈薮》记北齐卢道语：“长安酒钱，斗价三百。”《唐?食货志》：“德宗建中三年，禁民酤，以佐军费，置肆酿酒，斛收直三千。”斛直三千，是史识酒价之贵也。白乐天《与刘梦得闲饮诗》曰：“共把十千沽一斗，相看七十欠三年。”李白诗：“金清酒价十千。”王维诗：“新丰美酒斗十千。”崔国辅诗：“与沽一斗酒，恰用十千钱。”许浑诗：“十千沽酒留君醉。”权德舆诗：“十千斗酒不知贵。”陆龟蒙诗：“若得奉君欢，十千沽一斗。”抑何酒价之不廉如此？先儒或谓此乃诗人寓言，不过取曹子建《乐府》中语。予以诸贤诗考之，似皆摭当时之实，非寓言比。然杜少陵诗：“街头酒价常苦贵，坊外酒徒稀醉眠。速宜相就饮一斗，恰有三百青铜钱。”三百一斗，少陵犹以为贵，而诸贤皆以一斗十千为咏，又何贵贱悬绝如此？

蔡邕为汉名臣，而无后，虽有女传业，尚贤者伤之。后读汉史，谓献帝迁都长安，董卓宾客欲尊卓，比太公称尚父。邕以为宜须关东平定，然后议之。至邕集中乃有《荐董卓表》，谓卓功参周、霍，而止于三事，无异于众，宜以为相国，位在太傅上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。则异时卓为相国，正邕之所启也。邕以是而获戾冥冥者欤？邓攸，亦晋之贤者，世谓天道无知，使邓伯道无儿。然考之晋史，攸遭贼，欲全兄子，遂弃己子，其子追及，缚于道傍。夫追而不及，尚当怜之。追及矣，而缚于道傍，其绝灭天理甚矣。天之不祚伯道，亦岂以是欤！

古语云：“知人固未易。未易之中，又有甚难者。”然孔子曰：“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哉！人焉哉！”又曰：“远使之而观其忠，近使之而观其敬；烦使之而观其能；卒然问焉，而观其知；急与之期，而观其信；委之以财，而观其行；告之以危，而观其节；醉之以酒，而观其则；杂之以剧，而观其色。九征至，人不肖得矣。”合二者而观人，亦可以知其概也已。

律禁杀牛，不知始何代。《南史》：“梁傅昭性笃谨，子妇尝得家饷牛肉以进。昭召其子曰：‘食之则犯法，告之则不可’。取而埋之。”疑杀牛之禁，自梁始。按《曲礼》：“天子以牺牛，诸侯以肥牛，大夫以索牛。”则古者

，天子、诸侯、大夫皆以牛祭也。《王制》又曰：“祭天地之牛角茧栗，宗庙之牛角握，宾客之牛角尺。”则不特用于祭祀，而宾客燕飧亦或用之。虽未见用于士庶人之家，然《易》称“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祭。”泛言东邻，则又似不专主于天子、诸侯、大夫者，往往祭祀，宾客或可通用。至于诸侯，无故不杀牛。苟无故，诸侯亦不敢杀也。古人犯礼，甚于犯法，正不待明著之律令也。东汉第五伦为会稽太守，俗多淫祀，民常以牛祭神。伦到官，移书属县，晓告百姓，巫祝有妄屠牛者，吏辄行罚。则杀牛有罚，自东汉已然矣。要知服田力穡，牛实有功于生人者，禁而勿杀，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。

燧人氏钻火，至周四时变国火。盖春取榆柳之火，夏取枣杏之火，夏季取桑柘之火，秋取柞柘之火，冬取槐檀之火，一岁而易火者五。疑若多事，及观《洪范·五行传》，乃知古人改火，关于时政。火性炎上者也，老则愈烈。于是遇物辄然，若新火性柔，青光炯炯，乃无忽胜速炽之患。纵使延燎，亦易扑灭。是则古人钻燧改火之意也。唐人诗：“日暮汉宫传蜡烛，青烟散入五侯家。”不过为节物之戏玩耳。

●卷二

韩退之《听颖师琴诗》，极摹写形容之妙，疑专于誉颖者。然篇末曰：“推手遽止之，湿衣泪滂滂。颖乎尔试能，无以冰炭置我肠。”其不足于颖多矣。《太学听琴序》则曰：“有一儒生，抱琴而来，历阶而升，坐于尊俎之旁。鼓有虞氏之南风，赓之以文王宣父之操。优游怡愉，广厚高明。追三代之遗音，想舞雩之咏叹。及莫而退，皆充然若有所得也，何尝有推手遽止之之意。”合诗与序而观，其去取较然，抑其知琴者，本以陶写性情，而冰炭我肠，使泪滂而衣湿，殆非琴之正也。

陶渊明《止酒诗》，盖不得已，而欲止于酒。止：犹“绵蛮黄鸟，止于丘隅”之止，非禁止之止也。居止城邑，坐止高荫，步止华门，味止园葵，欢止稚子，皆止其所止也，而平生乃不能止于酒焉。暮止，则寝不安；晨止，则起不能。日日欲止之，则营卫不理，是岂溷世全身之道哉！今觉止酒为善，虽止扶桑矣可也。又何独止扶桑矣哉？虽千万祀亦可也。其旨如此，东坡追和乃云，“微疴坐杯酌止酒”，则瘳矣。从今东坡室，不立杜康祀，是果渊明之意耶！

张司业《节妇吟》：“君知妾有夫，赠妾双明珠。感君缠绵意，系我红罗襦。妾家高楼连苑起，良人执戟明光里。知君用心如日月，事夫誓拟同生死。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。”礼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妇人从一，理不应受他人之赠。今受明珠而系襦，还明珠而垂泪，其愧于秋胡之妻多矣。尚得谓之节妇乎？

东坡《秦穆公墓诗》：“橐泉在城东，墓在城西无百步。”乃知昔未有此泉，秦人以泉识公墓。昔公生不诛孟明，岂有死之日，而忍用其良？乃知三子殉公，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。古人感一饭，尚能杀其身，今人不复见此等，乃以所见疑古人。古人不可望，今人盖可伤。及居海外，《和渊明咏三良诗》则云：“此生太山重，忽作鸿毛遗。三子死一言，所死良已微。贤哉晏平仲，事君不以私。我岂犬马哉，从君求盖帷。杀身固有道，大节要不亏。君为社稷死，我则同其归。顾命有治乱，臣子得从违。魏颗直孝爱，三良安足希。仕宦岂不荣，有时缠忧悲。所以靖节翁，服此黔娄衣。”与前诗意若大戾，虽老成之见，与少年异，然可以死，可以无死，皆事君立身之大义，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也。

《卷耳》，夫行役于外，其室家闵其勤劳而作也，正与《汝坟》《殷其雷》之意同。故曰：“嗟我怀人，曰我马矣。我仆痛矣，人曰我怀。曰我马，痛曰我仆。”岂后妃之言臣下哉？说者承《小序》误，故迁就而为之辞耳。

《葛采》，惧谗也，一日不见而如三月三秋之隔，其疑畏若太过者。然武安去咸阳七里，而应侯之谮已行。董仲舒迁胶西相，而几不免于祸之及。奸锋中人，瞬息间事，此诗人所以深惧也。

《小弁》，鹿斯之奔，喻太子被放而去也。奔宜亟而反伎伎然者，不忍去也。何不忍哉？雉之也，尚求其雌，王岂不念后乎？木之怀也，尚疾无枝，王岂不念太子乎？吾之忧如此，王宁莫知之乎？此人子之至孝，不敢以无天理人心者量其亲也。

《四牡》五章，四章皆言王事靡盬，而末章独无之，盖王事毕而归也。故曰：“将母来谗”，以养亲之志而来告于君也，不然将驱驰之不暇，而暇遂其私乎？于此诗，可以见臣子之心矣。

《狡童序》谓刺郑忽而作，诸家皆祖其说。惟岷隐戴氏谓《山有扶苏》，指狡童，谓在朝之小人。今此诗不当以为昭公意，当时必有用事如董贤者。彼狡童耳，子与之狎，乃不与我言。子虽不我与，我维子之故，至不能食，不能餐，子独察我乎？详味此说，则于正指昭公，而狡童则指用事者也。世子忽，年既长矣，帅师救郑，再却齐侯之昏，不可以为童子，况忽非有大罪者。国人特闵其微弱，无忠良为之助耳。诗人主文而谏，安有斥其君为狡童，而圣人录之者。《褰裳》之诗亦然。“子惠思我”言昭公而思我，我则褰裳而涉溱。“子不我思，岂无他人。”但不忍狂童之乱政耳，亦非斥其君为狂童也。

《无衣》，由大夫言之，则美武公；由圣人言之，武公之罪大矣。武公自负强大，不请命于天子。乃使其大夫风天子之使而取之，其志何如也？岂曰无衣，自诡以盛强也。不如子之衣，是以敌己者相似也。衣者，天子之衣，岂使

臣之衣哉？七命曰侯伯之服，六命曰子男之服。变六言七，非武公之谦辞也，岷隐谓外示强大，中实然。真情发见，不可掩也。当是时，晋犹未甚强，非得天子命服，不敢久安。故六命七命，皆可恃以为安且吉、安且顺也。然以《左氏传》及《史记》考之，则周之失亦甚矣。平王二十六年，晋昭侯封季弟成师于曲沃，诸侯专封，而王不之问，一失也。三十二年，潘父弑昭侯，欲纳成师，王又不问，二失也。四十七年，曲沃庄公弑晋孝侯，而王又不问，三失也。桓公二年，曲沃庄伯攻晋，王不能讨，反使尹氏、武氏助之，及曲沃叛，王始命虢伐曲沃，立晋哀侯，四失也。十三年，曲沃武公弑晋小子侯，王虽不能即讨，明年命虢仲，立晋哀侯之弟缙，又明年，虢仲、芮伯、梁伯、甸侯、贾伯伐曲沃，王纲若少振矣。至是，武公篡晋，僖王受赂，乃命之为诸侯，五失也。礼乐征伐移于诸侯，降于大夫，窃于陪臣，陵夷至此，周其能久乎？君子于《无衣》之诗，可以知周之终于不竞矣。

《黍离》一诗，元城刘氏曰：“人之情，于忧乐之事，初遇之，则其心变焉，次则微变，久则安之矣。至于君子忠厚之情则不然，其行役往来，固非一见也。初见稷之苗矣，又见稷之穗矣，又见稷之实矣，感慨之意，终始如一，不少变而愈深。此则诗人所以为忠厚也。噫！予于是而重有感矣。然《黍离》王国之（师）〔诗〕，降而为风，自季札观乐已然，非夫子删诗，所得而降之也。”

《简兮》之诗，卫之贤以万舞为耻。君子阳阳，周之贤以执簧执为乐。均一弃贤也，然贤者有耻心，则国犹可为也。贤者而乐于执簧执，则国非其国矣。周之事尚忍言哉！

《式微》，黎之臣子作也。当是时，卫之君与其大夫，并为淫乱，黎之臣实丑之。然黎有狄难，君寓于卫，臣不得不从焉，而心盖有寓卫为耻也。故曰：“胡为乎中露。”露，言其濡染也。“胡为乎泥中。”泥，言其陷溺也。黎虽灭亡，犹丑卫之淫乱。则淫乱之丑，其甚于灭亡也多矣。

《凯风》，孟子谓亲之过小者也。余友庐陵龙仁夫曰：“是诗当于‘劬劳’一语观之。夫以棘心之微，凯风吹之，至夭夭之甚，则母之抚我育我，出入覆我，其劬劳亦甚矣。欲报之德。昊天罔极，况于小过，而敢怨乎？故曰：‘母氏圣善，我无令人。’又曰：‘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’，惟知自责，而一毫怨怼之意不萌焉。是非勉强矫饰而然也，皆天理人心之自然而发见者也。”

《将仲子》，毛氏之说失之矣。京之不度，祭仲谏之，庄公弗纳，非有爱于叔段也。“畏我父母”，“畏我诸兄”，畏我国人之言，故未敢亟图之耳。然兄弟同气，古人譬之手足，而是诗拟之以杞、以桑、以檀，皆有可以斩伐之

理。则诗人之意，固有在矣。可畏者，有时而不畏；可怀者，有时而不怀。段其能自免乎？观此诗也，则克段于鄢，顾岂在于子封出车之时耶？

《遵大路》，国人留贤而作也。古之去国者，或间道奔亡，而君犹留行焉。今也遵大路而去，则显然与庄公绝矣。国之留贤者，于遵大路之中，执其手，执其手，冀少需之，毋我丑恶。又引其故与好者面感动之，其情切矣。而庄公听其自去，若罔闻知，则其失道也甚矣。

《风雨》之诗，非思君子也。乱世小人多，而君子少，幸一遇焉，故曰心夷、曰疾瘳、曰“云胡不喜”。犹《庄子》所谓：“逃空谷者，闻人足音，跫然而喜也。”

柏梁体诗，起于汉武帝。元鼎元年，起柏梁台，《三辅旧事》云：“以香柏为之，香闻数十里。”《郊祀志》曰：“铸铜为柱。”《三秦记》曰：“上有铜凤，名凤阙台。”武帝诏群臣二千石能为七言者赋之。句各七言，句末皆谐韵，仍各述所职。如丞相则曰：“总领天下诚难治。”大司农则曰：“陈粟万斛扬以箕。”他皆仿此，后世遂为诗体云。

《淇澳》云“彼竹猗猗。”注：“彼，蓐也。”又《尔雅·彼竹篇》：“蓄也。似小梨，赤茎节，好生道旁，可食。”又云：“韩书作{卅毒}，音笃，亦云篇竹。”余尝疑之。《史记》：“河决瓠子，武帝令群臣从官，自将军以下，皆负薪置决河。是时，东郡烧草，以故薪柴少，乃下淇园之竹以为楗，天子既临决河，悼功之不成，乃作歌曰云云：‘河伯许兮薪不属，薪不属兮卫人罪。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，颓林竹兮楗石。’”晋灼注：“淇园，卫苑也，多筱。”颜师古曰：“颓林竹者，即上所说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。”又，任《述异记》：“卫有淇园出竹，在淇水之上。”梁元帝《竹诗》亦云：“《谷管新抽，淇园竹复收。”则淇澳从来产竹明矣，所谓彼蓐蓄之类，将别有所据。

甲戌夏，予游江右，旅邸题诗满壁，独记忆数首，岁久忘其氏名，因录于左。《过常山》云：“酴香梦怯春寒，昼永帘垂燕子间。敲断五钗银烛冷，计程应念过常山。闺怨云有约未归，蚕结局小轩空度。牡丹春夜来拣尽，鸳鸯茧留织征衫。”《寄远人漫题》云：“南国伤谗缘薏苡，西园议价指蒲桃。惟遗白发存公道，近日豪家染鬓毛。”《王荆公读书堂诗》云：“乌石冈头上豕归，柘冈西畔下书帷。辛夷花发白如雪，万国春风庆历时。”此诗尤婉而成章者也。

予于北士家，见二诗，其一《读史诗》曰：“襄汉云屯十万兵，习池酩酊不曾醒。纷纷误晋皆渠辈，何独王家一宁馨。”德末，边将沉溺酒色，兵事多卖降恐后，乃指儒臣以为误国，此可以闭其口，而夺之气矣。

杜子美《晚行口号》云：“市朝今日异，丧乱几时休。远愧梁江总，还家

尚黑头。”然《江总还宅诗》：“红颜辞巩洛，白首入に辕。乘春还故里，徐步采芳荪。”未尝黑头也。

梅亭李公甫，工耦俚之文，好用经句。守荣州日，四川茶马司欲夺荣之盐井而榷之，公甫《申省争辨》一联。云：“征商自此始矣，必求龙断而登之；作俑其无后乎，为其象人而用也。”盖荣素无榷盐之禁，苟井隶茶马司，则榷盐将于此。词意俱到，良不易得。然集中所载之作，间有牵强合者，弗逮也。

饶公应龙，以浙西提刑除直显文阁、浙东安抚使兼知绍兴府。余代为贺札，有云：“翠节底公，红牙易镇。对扬光训，丕显哉文王之谟；保厘东郊，只命以周公之事。”又曰：“大都之尹，群州之节，式遄唐帅之行；会稽所喜，京兆所思，浑印坡公之句。”

黄尚书万石，旧以朱制置榷；孙辟为广西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。虽不就，常执门生之礼事之。黄守吴，朱守当涂，书问往来，殆无虚月。朱后为四川宣抚，黄俾余作札贺之，欲述其违远恋慕之意。余偶得一联云：“所见数十人，未有卢公之知己；今去五千里，何由张籍之致身。”

黄公万石，将漕福建，兼知建宁府。适岁歉，米斗至钱贯五百，因禁官民毋得酿酒。令行数月，米价顿减。既而寓公招宴，以乏酒，往往煮参枣汤代之。乐语云：“如此风月夜，顾安所得酒乎？在乎山水间，醒能述以文也。”然不知何人所作。又沿江制置司，中秋大宴，乐语有云：“试问夜何如，坐看疏星度河汉；但愿人长久，不妨千里共婵娟。”亦不记何人作也。又某人由沿江制幕召试馆职，将行，制置司请于朝旨，带行秘书省正字，仍旧职。其谢启云：“梦玉宇琼楼之邃，何似人间；陪纶巾羽扇之游，依然江表。”皆以词语属对，切中而事，情亦可喜也。

丞相赵忠靖葵，少负经济之才，耻事科举，以战多致宰辅。给事中徐清叟驳之，谓宰相非赏功之官，且援“宰相须用读书人”为辞。忠靖以此，力乞骸以归。既得请，其谢表曰：“虽霍光不学亡术，固难免于众讥；然皋陶所读何书，敢以是而自解。”“皋、夔、稷、契所读何书”，赵清献答荆公语也。用当家事，益见其工。

贾平章始生之日，钱唐宰郭应酉以词贺之。序语云：“峻极于天，诞弥厥月。彩衣廊庙，昔无一品之曾参；袞绣山林，今有半闲之姬旦。”盖贾有所生之母，朝命封两国，赐号寿贤。而新筑亭于葛岭，私第扁曰“半闲”故也。其结联云：“日长门馆，坐对南北峰之高；时游庙堂，尽付东西厅之间。”贾甚称赏，以此峻除列院。然识者谓晋楚之富，不可及也。曾子犹曰：“我以吾仁，我以吾义。”是岂较一品者。周公思兼三王，坐以待旦，又岂志半闲者哉

！东西厅见韩魏公传。若南北峰，殆俗语耳。岂一时偶阿其所好耶？

东坡先生，文章妙一世。《韩文公庙碑》尤奇伟。但先辈以诗中作书诋佛、讥君王之语，谓君乏非可讥者。《沔水》规宣王，不如易以规字为善。予谓《山谷病起》十诗，似不愧少陵。至曰“颍川狂士邢尚书，本意扶日上天衢。敦天若在镌此老，不令平地生崎岖。”镌之一字虽为崎岖发，然父亦岂可镌乎？父慈子箴，则有之矣。

征商自贱丈夫始，《孟子》言之。《隋志》：“晋自过江，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，有文券。率钱万，输四百入官。卖者三百，买者一百。”因知税契钱自晋始。

明道间，嵩山石室中，有狂僧诵《法华经》，栖泊二十年，形土木也，饮食猿鸟也，扣其真旨，不可具道，尝曰：“古之人念念在定慧，何由杂？今之人念念在散乱，何由定？”欧阳永叔、尹师鲁最辟佛者，闻之亦不觉心醉。谢希深与梅圣俞书云。

秦桧为相，怙权恃援，沮复仇之议；诛杀勋旧，诬陷忠良。死之日，诏撰神道碑，士大夫无肯执笔者。然其子孙迄宋之亡，仕者不绝，或疑造物报施之误。至阅《四朝闻见录》，遂以为桧息兵和戎，生民赖以休息，时有“太平翁翁”之号，恐造物以此佑之。余观靖康末，桧在粘罕营，首入议状，乞存赵氏；其后黄时称、徐揆、段光远始继之。一日，粘罕谓莫俦曰：“搜寻宗室，有所未尽。”俦陈计：“俾于宗政寺，取玉牒，其中有名者，尽行根刷，则无遗类矣。”桧在旁曰：“尚书之言误矣。譬如吾曹人家，宗族亦自不少，有眼属近而情好疏者，有虽号同姓而恩义反不若异姓者。平时富贵，既不与共，一旦祸患乃欲均之，恐无此理。”粘罕曰：“中丞言是也。”由此，宗室之获免者众。此二事，亦有取焉。

天圣中，刘焯为京西转运使，分遣属官，盘量诸郡在庾之米，赢十余万石，奏乞付三司收系。时章献太后垂帘问曰：“已盘量者条贯，许再盘量否？”对曰：“向来漕臣徇情，不肯尽收入历。”太后曰：“卿识王曾、张知白、吕夷简、鲁宗道否？此四人者，皆不因盘量收出斗斛致身于此。”公焯大惭，退谓人曰：“当是时，殿上壁罅可入，我亦入矣。”

绍兴三年四月，知藤州侯彭老，以本州卖盐宽剩钱一万贯文，买到金一百六十两，银一千八百两，投进。诏：“纵有宽剩，自合归之有司，非守臣所当进纳，或恐乱有刻剥，取媚朝廷。侯彭老可特降一官放罢。”以妄作故也。

建炎间，大臣荐泸州草泽彭知一，有康济之略，隐居凤翔者。令守臣钱盖津，发赴行在所。既入见，乃以所烧金及药术献。诏云：“朕不忍烧假物以误后世，仰三省发遣赴元来去处，仍将烧金合用什物，于街市毁弃。”

宝丁巳，淮东总领献羨余三百万。旨转一官，依旧职如。董鸿仪父以司户参军为幕僚，作《奴戒》讥之。其辞曰：董子宫于南徐，俸钱二百有三十券，贮以篋，百费取需焉。率兼旬而尽，复问闵焉数日以待继。有奴狡笑于旁曰：“使狡得职是篋，当不至乏绝，且有赢羨。”余甘其言也，使职之，已而默计其瓶罄耻也，呼狡来前问有余。狡曰“有”。余曰：“子非以吾之券，贷于人而取其倍称之息欤。不然，则子获草中之蚨欤？”狡曰：“亡是也。狡能使郎有余足矣，奚以问为？”余喜而歌曰：“昔嗇兮今丰，昔窘步兮今从容。月之羨以百计，岁之羨以千计，吾其免乎屡空。信乎狡之为吾谋也忠。”一夕，月明，步于庭。有歌于墙阴者曰：“露零零兮沾衣，鹤翩翩兮夕饥。鹤饥兮何憾，伤子产之智兮，而受校人之欺。”审而听之，吾史黷也。余曰：“黷，尔何歌之悲也。”曰“自郎之任是狡也，黷不得以受子之佣矣。黷不足计也，以物售子者，不得以受子之直矣。子之所识穷乏者，不得以时蒙子之惠矣。”余矍然曰：“兹狡之所谓有余者哉！”诘朝，亟斥篋中券偿之，其羞涩也如初。

●卷三

王勉夫著《野客丛书》谓：“士大夫不幸遗其亲于不测之地，要当委曲回护，无戾吾大节可也。苟虽固执而不顾其亲，君子所深惜焉。”于是，以赵苞之破贼为非，以周之降秦为是。又曰：“士大夫脱有不幸，当为周，无为赵苞。”按：赵苞为辽西太守，遣使迎母妻，道为贼所虏，赃出母示苞。苞号泣谓母曰：“昔为母子，今为王臣，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，惟当万死，无以塞罪。”遂进破贼，母妻被害。苞谓人曰：“食食而避难，非忠也；杀母以全义，非孝也。”遂呕血而死。周为梓潼太守，遣骑送母妻归，道为苻坚将所获。不得已，亦降坚，以为尚书郎。曰：“蒙国厚恩以至今日，但老母见获，失节至此。母子获全，秦之惠也。虽公侯之贵，不以为荣，况郎任乎？”坚乃止。《礼》：“事君不忠，非孝也。”《孝经》于《事君》一章，独言忠而不言孝。忠即所以为孝也。苞之与均为太守，非复在母膝下时。食人之禄，当死人之事。故死城郭，死封疆，圣人黜之。苟以亲之故，弃城而降，其亏大节多矣。母子俱俘，如君父何？况吾为君之臣，吾之父母，亦君之臣妾，苟不幸而处于不测之地，吾能破贼，吾之忠也。父母而死于贼，亦吾父母之忠也。事定之后，辞爵赏不受，如苞之死斯已矣。为之降，其可哉？苟降矣，使其母如王陵之母，则亦非所以慰母心也。故为人子者，不忍于其亲，必不舍吾亲而仕，可也。辞亲而仕则为人臣矣，为人臣而避其难，可乎哉？或曰：“如此则高帝‘分吾一杯羹’之语然乎？否乎？”曰：“是事不可同年而语。苞之与，皆为人臣，义不当顾私恩而毁忠节者。刘项之争可已斯已矣。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而得

天下，圣人且不忍为，况忍舍父而取天下乎？孟子于瞽瞍杀人之问曰：‘圣人弃天下，犹弃敝屣。窃负而逃，遵海滨而处终身，欣然乐而忘天下。’谓得瞽瞍之重于得天下也。然则高帝之不顾其父，岂赵苞之不顾其母比哉？”或者又曰：“使苞而不死，葬其母，终身庐墓而不仕可乎？”曰：“父而有后，呕血而死耳，苟宗祀无托，则终身庐墓而不仕，君子亦无责也。”

汉明帝梦金人飞行殿庭，顶有日月之光，已而遍问群臣。惟傅毅对曰：“西域有神，其名曰佛，陛下所梦，其是乎？”世遂谓佛之灵，能于其教未行中国之先，已见梦于帝。按《汉书》：霍去病出陇西，过焉耆千余里，得匈奴祭天金人而归，武帝取而置之甘泉。所谓金人，非佛像而何？金像既入汉，当时浑那休屠数万之众，皆徙入塞内，亦有入长安者，悉月氏故种，其间岂无奉佛者。又有金像以为之宗主，则中国之人，习闻其事久矣。是则所谓佛者，明帝固先闻之，由闻生想，遂形于梦，此乐广所谓因也。不然，傅毅生于中国，何由而知飞行挟日月者为佛邪？由此言之，佛入中国，虽在明帝时，而其萌已兆于武帝时矣。然《列子》亦有西方大圣人之说，则前乎汉世，佛之名固已著矣。

赵韩王为相，厅事后置二瓮，有投利害文字，皆置其中，满即焚于通衢。李文靖公为相，自言居位无补万一，惟四方言利害，未尝一见施行，聊以此报国。自常情论，二公若苟且废事者，而当时国家治安、百姓富庶。何也？天下事不可轻易改更，兴一利必有一害。今日之有益于民者，他时或有损于民。是故，法不至甚弊，守之可也。载其清静，民以宁壹，曹参之于汉亦然，岂特赵、李二公之见如此？

唐仲俊年八十五，极康健。自言幼读《千字文》，因“心动神疲”之语而有所悟，平生遇事未尝动心，所以老而不衰。

昔褚渊为齐司徒，宾客满座。褚叹曰：“使彦回作中书郎，而死不当为一名士邪！名德不昌，乃复有期颐之寿。”往年予游淮甸，闻有以忠勇名者，朝廷累授节钺，谓不在古名将下。使先数年而毙，诚有足以欺天下后世者，不幸老而不死，隳名损节为万世笑。人臣事君，见危致命，故死城郭，死封疆，义不返顾。颜鲁公死李希烈之难，年已八十，志士仁人，老而益壮，固不以衰年贰尔心也。使皆如彦回辈，则国家亦何所赖于老成哉！

王禹玉、元厚之尝问苏子容曰：“公记问之博，以至国家典故本末无遗，日月不差，用何术也？”子容曰：“某每以一岁中大事为纲，而究当年之事，则不忘矣。如某年改元，其年有某事；某年上即位，其年有某事；某年立后，立太子，其年有某事；某年命相，其年有某事。”亦记事之一法也。

朝士旧皆跨马。思陵幸维扬，雨中见扈从臣僚奔走泥淖，有坠马折臂。及

驻蹕于杭，诏百官，许乘肩舆。汪浮溪谢表云：“臣劳于下，宜无俟驾之行；君恤其私，至许肩舆之便。”又云：“悯塞翁折臂之忧，从汉相小车之佚。”

古者刑不上大夫，已为忠厚之至。大中祥符二年，诏曰：“朕念四方士子，虽应刘楚之求，未著赎刑之典，深可悯恻，继自今曾应举士人，有犯公私罪，杖以下听赎。”此意犹为忠厚。所以士大夫亦罕犯法，贾谊谓“婴以廉耻故人兴节行”者，此也。

宁庙时，永嘉有林君奇者，以风鉴名京师，日阅十人，则卷帘撤肆而饮。穆陵在侧微，诣焉，君奇熟视不对。肆将彻，穆陵辞去，君奇留之，延至所居，夫妇具盛眼以拜。曰：“贵官姓？”穆陵曰：“玉牒赵氏也。”又拜曰：“天下尚太平。”穆陵惊愕曰：“叟何为者？”君奇对曰：“某阅人多矣，’未见有如官者，后五年，当为天下主，今虽贫，去此六十日必富且贵。”因征诗为他日证，穆陵拈笔书曰：“许负往昔矣，天网今何之。谁知千载后，复遇林君奇。”且识岁月。未几，选嗣沂邸，擢果州团练使、郃州防御使，封成国公。宁庙崩，济王废，遂入继大统。君奇取诗，饰以龙锦标诸肆。时相史弥远呼君奇索诗，给为入奏官之。明日，赠以钱二万，放令归乡，君奇愤恚而死。

宁庙升遐，遗诏有曰：“虽不明不敏，有孤四海望治之心；然克俭克勤，未尝一日纵己之欲。”故老闻之，无不陨涕。

穆陵继统，实史相弥远拥力之功，杨文元公简，史之师也，以列卿召对。上从容问曰“闻师相幼尝受教于卿。”简对曰：“臣之教弥远者，不如此。”上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弥远视其君如弈棋。”上默然罢朝。上以语弥远，弥远对曰：“臣师素有心疾。”

徐侨为侍从，家贫，朝服亦浣濯勿补。穆陵见之，蹴然曰：“卿一贫如此。”侨对曰：“臣不贫，陛下贫。”穆陵问之故，对曰：“陛下内无良相，外无良将，安得不贫？”上愕然。

乾德四年十月，诏：先朝帝王陵寝，申樵采之禁。仍置守冢户，委逐处长吏常切检察。罢任，有无废缺，印历明书之。太昊、炎帝、黄帝、高辛、唐尧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武王、汉高祖、东汉世祖、唐高祖、太宗，以上十六帝，各置守冢五户。每岁春秋，御置名祝版，祭以太牢。商中宗太戊、武丁、周成王、康王、汉文帝、宣帝、魏武帝、晋武帝、后周太祖、文帝、隋高帝、文帝，以上十帝，置守冢三户，岁一祭以太牢。余如秦始皇、汉惠帝、景帝、武帝、唐德宗、敬宗、武宗、昭宗、梁末帝、后唐愍帝、明宗三十有八帝，皆尝禁樵采。又诏：曾经盗贼开发者，重制礼衣常服棺槨以葬。若先代帝

王有祠庙者，每祠须及一百五十间以上，委州、县长吏躬亲点视，索阍赴阙，遣使覆案。令太常礼院重定配享功臣，检讨仪像，绘付诸祠。惟东晋六朝陵阙，多在金陵、丹阳之间，当时江左未平，所以制书不载。斯亦忠厚之至也。

咸淳末，贾似道以太傅平章军国重事，禁天下妇人不得以珠翠为饰。时行在悉以琉璃代之，妇人行步皆琅然有声。民谣曰：“满头多带假，无处不琉璃。”假，谓贾；琉璃，谓流离也。《西域传》：“宾国，有琥珀流离。”则琉璃，字本流离也。

精太用则竭，神太役则疲。学者非天才敏瞻，乃欲敝精劳神于文字中，往往亦足致疾。《北史·文苑传》：李广，齐文宣初嗣霸业，命掌书记。广苦心于文词间，一日，坐而假寝，忽惊谓其妻曰：“吾向以睡，见一人止吾身中曰：‘君用心过苦，非精神所能堪，今辞君去矣。’”因恍惚不乐，后数日遇疾，逾年而死。宋淳熙间，成都人秦奎极力属文，后得疾，字皆不复识，亦不能书，以此遂殁。《夷坚续志》，盖言其详云。

用事之误，前辈所不免，若寻常诗文，亦未为深害。至若告君，理宜谨审。唐太宗问孔颖达曰：“孔子称‘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’，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此圣人教人谦耳。”帝称善，除国子司业。太宗虽误以曾子为孔子，颖达八岁就学，诵记日千余言，暗记三礼义宗及长明服氏《春秋传》，郑氏《尚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记》，王氏《易》，能属文，兼善算立，一时老师宿儒皆出其下。质疑辨难，人畏服之，乃不省《论语》所载曾子之言，直以圣人教人为对，何也？苏文忠公博学强记，又尝注《论语》。其《上皇帝书》有云：“未信而谏，圣人不与。”此《论语》载子夏之言，乃谓之圣人，何也？其《再上皇帝书》云：“孔子曰：‘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食焉。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’圣贤举动，明白正直，不当如是。”《论语》所载，乃子贡之言，今直指为孔子。书之再上，又非颖达仓卒问答比，何为多误如此？绍兴间，中书舍人张昞代秦桧之《请先至江上谕诸帅招讨札子》云：“臣闻‘德无常师。主善为师。善无常主，协于克一。’此伊尹相汤，咸有一德之言也。”又其末云：“臣言如不可行，即乞罢免，以明孔圣‘陈力就列不能者止’之义。”误以告太甲为相汤，孔子引周任之言又误指以为孔圣。当时朝士作诗讥之，事见周益公《诗话》。夫以颖达、文忠公之才犹如此，于张昞何责焉？要之，告君之际，须谨之又谨可也。石建奏事下，惊马字不足，恐获谴。建父子虽无文学，其谨重殆可法也。

淳间，行“括田法”，令百姓履亩自实。无名子作诗云：“弃淮弃蜀弃荆襄，却把江南寸寸量。量得亩田多一尺，尺头能有几多长。”时宰闻之，亟寝其事焉。

宋景文公常言：“为文之要，意不贵异，而贵新；事不贵僻，而贵当；语不贵古，而贵淳；字不贵怪，而贵奇。”善夫！

宋景文作《新唐书》，人以“札闼”诮之。札闼者，世俗厌梦之语，谓书门也，讥其好奇耳。唐徐彦伯为文，率易新语，如以“凤阁”为“阁”，“龙门”为“[A084]户”，“金谷”为“铎溪”，“玉山”为“琼岳”，“乌狗”为“卉犬”，“竹马”为“筱骖”，“月兔”为“阴魄”，“风牛”为“飙犊”。后进争效之，谓之涩体。则其札闼甚矣。

“丈人”之义，本于《易》，尊称也。《史记·荆轲传》：“家丈人召高渐离击筑。”《索隐》曰：“谓主人翁。”韦昭云：“古者，名男子为丈人，尊父妯为丈人。”《汉书·宣元六王传》云：“丈人者，为淮阳宪王外王母，即张博母也。”据此皆尊贵之称。今世俗，乃独呼妻之父为丈人。或云本《汉·匈奴传》“汉天子，我丈人行”之语。又云：“泰山，有丈人峰，故亦称曰泰山。”唐开元十三年，封泰山，三公以下，例迁阶，张说为封坛使，说婿郑鉴以说故，自九品骤迁至五品，兼赐绯。因，明皇讶而问之，鉴无以对。伶人黄翻绰奏曰：“此泰山之力也。”疑妻父称为泰山，或本诸此。然于丈人之称，殊无意义。予一日阅《天文志》，有丈人星，其下曰子星、孙星，妻妾为嗣续。计丈人之称，或有取于丈人星之义欤？

世谓“大笑”为“绝倒”，山谷诗：“渊明醉握远公手，大笑绝倒人不嗔。”然《晋书》：“王澄，字平子。高明少所推服，及闻卫言，辄叹息绝倒。”则绝倒，因叹息也。北齐崔瞻使陈，过彭城，读道旁碑，绝倒，从者以为中恶。史谓是碑瞻父为徐州时所立，故哀感焉，则又因哀感而绝倒矣。要之，绝倒者，形体欹倾，不自支持之貌。笑而绝倒，叹而绝倒，哀而绝倒，皆以形体言，不专谓大笑也。

晋杜预上疏，请伐吴。有曰：“万一孙皓悔过，徙都武昌，增兵夏口，尽筑江南诸城，城不可攻，野无所掠，明年之计，恐无及矣。”晋与吴为敌国，元凯所虑，正守江之良策，而皓不知出此，季世恃长江为险，武昌无重臣，夏口无重屯，江南无高城深池，岂亦不知古今者之过欤？

关节，下所以通款曲于上。唐段文昌言于文宗曰：“今岁礼部殊不公，所取进士，皆子弟无艺，以关节得之。”《汉·佞幸传》：“高祖有籍孺，孝惠有闾孺，与上卧起，公卿皆因关说。”又《梁孝王传》：“有所关说于帝。”则“关节”亦可云“关说”、“打揲”。赵康靖公《闻见录》云：“须当打揲，先往安排。”又东坡《与潘彦明书》：“雪堂如要偃息，且与打揲相伴。”今俗以揲为叠，非也。

墨床（上武悲反，下丑知反），默，诈貌，见《博雅》及《列子·力命篇》

，鹞突，不分晓貌，一作糊涂。太宗欲相吕正惠公，左右或曰：“吕端为人糊涂。”吕原明《家塾记》云：“读为鹞突。”《食医心镜》有鹞突羹，正作鹞突字。

罢休，吴人言罢以休之，方言也。阖闾语孙武曰：“将军罢休。”

屏营，惊惶貌。《国语》申包胥曰：“楚灵王独行屏营。”东汉刘陶上议曰：“屏营，傍徨不能监。”

并当，俗谓收拾。《世说》：“长豫常为曹夫人并当箱篋。”

彘獠，不情貌。周顛《答宾从绝句》：“十载文章敢惮劳，宋都回为风高。今朝甘被花枝笑，任道尊前爱彘獠。”

装潢，俗云罗列张大貌。《唐六典》：“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，熟纸匠三人；秘书省装潢匠、熟纸匠各十人。”

踏趿，不振貌。《酉阳杂俎》载钱知微卖卜，为韵语曰：“足下踏趿，不肯下钱。”

卜草卜老。迫促苟简貌。王褒《洞箫赋》：“卜草卜老烂漫，亡耦失畴。”《埤苍》曰卜草，寂静也。音与卜草卜老同，而义异。

唐突，牴触貌。马融《长笛赋》曰：“泚高瀑喷沫，奔遁矚突。”李善注：“矚，赵郎切。”李白《赤壁歌》：“鲸鲵唐突留余迹。”而曹子建《牛斗诗》：“行至土山头，起相搪突。”则唐又作搪。

旁午，《仪礼》曰：“度尺而午。”注云：“一从一横曰旁午。”

施行，朝廷移文州县，必云“主者施行”，见《东汉?黄琮传》。又《石鼎联句诗》：“此物方施行。”

楼罗，苏鹞演仪曰：干了之称孔。齐文宣时，王昕曰：“楼罗”。楼罗，实自难解。梁元帝《风人辞》：“城头网雀，楼罗人著。”而《南史，顾欢传》曰：“蹲夷之义，楼罗之辨。”又《说苑》载：“朱贞白诗太娄罗”。乃止用娄罗字。《五代史?刘铎传》云：“诸君可谓倭侏罗人矣。”则又加人焉。

卑末，伶人自称。《栾巴传》：“虽干吏卑末，皆课令习读宿。”

留，俗谓逗留也。《列子?黄帝篇》：“赵襄子怪而留之，徐而察之。”商钦顺《释文》云：“留，力救切。谓宿留而视之。”又《史记》：“天子幸缙氏城，拜公孙卿为中大夫，遂至东莱，宿留之数日无所见。”

滑稽，诙谐貌。屈原《卜居》云：“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，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？”《史记》有《滑稽传》。

寄附，唐《异闻录》薛防作《霍小玉传》云：“大历中，寄附铺侯景家。”

拈摭，遍拾人善恶貌。《文选?曹子鉴与杨德祖书》曰：“刘季绪才不逮于

作者，而好诋诃文章，掎摭利病。”《唐书》：“来俊臣掎摭诸武。”韩退之《石鼓歌》：“掎摭星宿遗羲娥。”

跋扈，《毛诗》：“无然畔援。”郑注：“畔援，犹跋扈也。”梁冀，跋扈将军。《西京赋》：“睢盱拔扈。”拔，即跋也。

媒孽，《汉书》司马迁救李陵之言曰：“全躯保妻子之臣从而媒孽其短。”孟康注：“媒，犹酒酵。孽，谓酿成其罪。”宋景文《新唐书》记程元振恶李光弼则云“媒蝎以疑之。”盖本《唐书·宦官传》“如媒而成，如蝎之蠹”之语。

纒圭门，晋挚虞较古尺曰：“度量之由生，皆纒圭阂而不通。”

〈黑知〉〈黑主〉（上音纸，下音主），卫恒《说字势》曰：“或〈黑知〉〈黑主〉点〈黑南〉，状似连珠。”

劳曹、忉怛，公绥《啸赋》：“匄磕劳曹。”

懊，《晋·礼仪志》有懊歌。

麇糟，见《汉书》麇皋兰下注。

永昌卜陵，命司天监苗昌裔相地西洛。既覆土，昌裔领董役内侍王继恩登山颠，周览形势，谓之曰：“太祖之后，当再有天下。”继恩默识之。太宗大渐，继恩因与参知政事李昌陵、枢密赵熔、知制诰胡旦、布衣潘阆谋立太祖之孙惟吉，事泄。吕正惠公时为上宰，锁继恩而迎真宗于南衙即位。继恩等寻被诛窜，然昌裔之孙逢，闻其祖之语，犹与方伎李士宁、医官刘育，蛊惑宗室世居，共谋不轨，以致败死。靖康末，赵子崧，太祖六世孙也，剽窃此说。适二帝北狩，遂与门人傅亮歃血而盟，以幸非常，传檄云：“艺祖造邦，千龄而符景运。皇天宋，六叶而生眇躬。”继闻高宗登极，惶惧归命。后为人以檄文诃之，亦窜岭南。至绍兴元年十一月，驻蹕于越上。越县丞娄寅亮，永嘉人，上疏，其略曰：“太祖舍子而立弟，天下之大功也。周王薨，章圣取宗室子育之宫中，天下之大虑也。仁宗感悟其说，制诏英祖入继大统。文子文孙，宜君宜王，遭罹变故，不断如带，今有天下者，独陛下一人而已。属者椒寝未繁，前星不耀，孤立无助，有识寒心，天其或者深惟陛下，追念祖宗，公心长虑之所及者乎？崇宁以来，谀臣进说，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，余皆谓之同姓，致使昌陵之后，寂寥无闻，奔迸蓝缕，仅同民庶。臣恐祀丰于昵，仰违天鉴，艺祖在上，莫肯顾歆，欲望陛下于子行中，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，视秩亲王，使牧九州，以待皇嗣之生。广选宣祖太宗之裔，材武可称之人，升为南班，以备环列，庶几上慰在天之灵，下系人心之望。”高宗览之大寤。遂诏大宗正安定郡王令畴访求宗室伯字号，七岁以下者十人，入宫备选，于是阜陵实在选中。自后光、宁、理、度，皆太祖之后，昌裔之说始验。然一语不谨，既误继恩，又

误昌龄辈，又误其孙逢，又误子崧诸人，贻祸百五十余年。虽轻浅之徒，妄生侥幸，亦皆昌裔之罪也。是故青乌之术，圣贤不道也。

湖州何山寺主僧德明，晚自号“铁镜”。余为作颂曰：“人间万事，レ屈レ屈盾盾。胸次九流，明明了了。要知铁镜非铁，山中晦明昏晓。咦！六州四十三县铸不成，八万四千同一照。”

梁庾信至北方，读温子升《韩陵山寺碑》，爱而录之曰：“唯有韩陵一片石，稍可共语。薛道衡、卢思道，少解把笔耳。”然子升之文，恨不多见。《魏史》载《闾阖门上梁祝文》：惟王建国，配彼太微。太君有命，高门启扉。良辰是简，枚卜无违。雕梁乃解，绮习斯飞。八龙杳杳，九重巍巍。居宸纳，就日垂衣。一人有庆，四海爰归。”真可共语者也。

●卷四

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先儒谓《春秋传》作纠，督也，古字通用。余尝疑之，按《史记》云：“兵车之会三，乘车之会六。”而《谷梁传》云：“衣裳之会十有二。”盖庄十三年，会于北杏。十四年，会于鄆。十五年，又会于鄆。十六年，同盟于幽。十七年，同盟于幽。僖元年，会于柘。二年，盟于贯。三年，会于阳谷。五年，盟于首止。七年，盟于宁母。九年，盟于葵丘，实十有一也。孔氏注曰：“郑氏不取北杏及阳谷，故曰九合。”然北杏之会，平宋乱也。宋有弑君之事，而齐平之，何不取也？纵以遂人不至，宋人背盟，而不取之，犹云可也。阳谷之会，谋伐楚也，何为亦不取之？或者又曰：“会虽十有一，再会于鄆，再会于幽，其地凡九，故曰九合。”然亦有所未尽也。夫子此语，正以齐桓公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以故称之。北杏之盟，遂人不服，鄆之始会，请师于周，仅取成于宋而还，霸业皆未成也。自庄十五年，再会于鄆，则霸业成矣。左氏于是会也，为之传曰：“春复会焉，齐始霸也。”夫自始霸之年历数至于葵丘之会，其合诸侯凡九，是以谓之九合也。此可以祛诸家之惑矣。

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子张学干禄，与夫问达问行，皆为人也，非为己也。孔子于学干禄，则曰：“言寡尤，行寡悔。”于问达，则曰：“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。”于问行，则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。”皆使之返求诸己焉。及子张书诸绅，则其觉悟也至矣。他时，士见危致命，见得思义，祭思敬，丧思哀之语，与夫五美四恶之问，岂复前日之子张耶？信乎！学之能变化气质也。

伊川曰：“乐随风气，至《韶》而极备者。尧之时，洪水方割，四凶未去，和犹有未至也。舜以圣继圣，治之极，和之至。故《韶》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”

宰予昼寝，夫子譬之朽木，譬之粪墙，疑其责之太过。昼而假寐，亦人情有所不能免。若寝则不可也，语曰：“寝不尸”，曰：“寝不言”，又曰：“必有寝衣”，盖寝非假寐也。君子以向晦入晏息，昼居于内，问其疾可也。正昼之时，乃弛然自放于床第之上，神昏气惰，其不足进于道明矣。此圣人所以深责之也。况禹惜寸阴，周公坐以待旦，圣人之汲汲如此，昼寝其可乎？

孔门言仁，多兼“知”而言，如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，与夫“知及之，仁能守之”，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”，不可具举。盖知者知此者也，仁者行此者也。致知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未有不能知而能行者。令尹子文三仕三已，喜愠不形于色，至如旧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谓之忠可也。然仕止久速，其知不足以知之，至于三已而不寤，概诸色举翔集者何如哉？故不与之以仁也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崔杼于齐，其蓄不臣之志已久，陈文子与之同朝，力能诛杼则诛之，不能则去之。不于此时决去就之分，至于齐侯遇弑，乃弃十乘之马，而违之，其知可知矣。亡虽越境，许之以清可也，亦焉得为仁哉？“未知，焉得仁”，皆言于知犹未尽，焉得为仁也。“择不处仁，焉得知”。语意正相类。

“子见南子，子路不说。夫子矢之曰：‘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。’”孔氏以矢为誓。朱子亦曰：“矢，誓也。所誓辞也。如云所不与崔庆者之类。否，谓不合于礼，不由其道也。厌，弃绝也。”而孔氏古注，乃谓与之咒誓，义可疑焉。及观《程氏外书》，朱公记伊川先生语，乃以否为否泰之否。天厌之者，天厌吾道也，正天丧予之意。后见《韩文公笔解》亦曰：“矢，陈也。否，当为否泰之否。厌，当为厌乱之厌。”孔以矢为誓，非也。又以厌为才厌，益失之矣。孔子见卫君任南子用事，乃陈卫之政理。告子路云：予道否不得行，汝不须不说也。天将厌此乱世而终，岂泰吾道乎？如此，则矢乃皋陶“矢厥谟”之矢。伊川、退之皆一代巨儒，皆以否为否泰之否，意必有所见。姑录之，以俟后之君子。

“子曰：甚矣，吾衰也”句，“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孔子盛时，志欲行周公之道，故梦寐之间，常常见之。今周公之梦，久不复作，则其志虑之衰也甚矣。

“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先儒谓：“修，脯也，十廷为束。古者相见，必执贄以为礼，束修其至薄者。苟以礼来，则无不有以教之也。”按：《杜诗体论》曰：“束修之业，其上在于不言，其次莫如寡之。”又《后汉？马援传》注云：“男子十五以上为之束修。”杜诗荐伏湛曰：“自行束修，讫无毁。”玷注：“束修，谓年十五以上。”《延笃传》注：“束修，为束带修饰。”不可以“束修之问不出境”一概论也。

“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‘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’”先儒谓《韶》尽美又尽善，故学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而叹美之如此。程氏又以为：三月，音字之误。学之之说，盖本诸《史记》“襄二十九年，吴子使季札聘鲁请周乐。自《周南》以下，歌诸国之风；自《象》以下，备三代之舞。至舞《韶》。札曰：‘德至矣大矣！如天之无不昉也，如地之无不载也。虽甚盛德，其蔑以加于此矣’。”则鲁未尝无《韶》也。孔子，鲁人也。使孔子而欲学之，归而求之鲁可也，何为至齐而始闻之，始学之哉？《韶》，舜之乐也，舜之后封于陈。隐二十二年，陈人杀其太子御寇，陈公子完与颧孙奔齐，齐侯使敬仲为卿，敬仲辞，使为工正，盖陈氏得政于齐之始也。自是之后，陈氏浸强。昭五年，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，晏子语叔向，已有“齐其为陈氏”之说。至八年，鲁乱，孔子适齐，于是闻《韶》，则陈氏之得志于齐久矣。三月不知肉味，盖忧齐之将乱，非学之也。曰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”，非美之也。当时之齐侯，与晏子坐于路寝，叹曰：“美哉室，其谁有此？”晏子对曰：“如君之言，其陈氏乎？后世若少惰，陈氏而不亡，则国其国也已。”是陈之强，齐之弱，不特孔子知之，而晏子亦知之。不特晏子知之，而景公亦自知之矣。闻《韶》之叹，孔子其能自己乎？是时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间，既而曰：“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”而孔子亦不欲留焉者此也。卒之哀十有四年，陈恒弑简公，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于哀公，请讨之，则闻《韶》之叹，岂圣人过忧哉？

“雍也可使南面”。朱子云：“仲弓为人，宽洪简重，有人君之体，故可使南面。”然莫审其说，或者谓雍也，仁而不佞。仁则宽洪，不佞则简重，意必本乎此，非苟为是言也。

“君在，如也，与与如也。”注：与，平声，或如字。，恭敬不宁貌。与与，威仪中适貌。横渠曰：“与与，不忘向君也。”而伊川《答王信伯之问》乃曰：“与与，容与之貌。”盖则不安，与与则易肆。而与与，恭而安也。

伊川曰：“饮酒不妨，但不可过，惟酒无量，不及乱。”圣人岂有作乱之事，但恐乱其气血。或致疾、或语言颠错、容貌倾侧，皆乱也。

“晋文公谄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谄。”石林叶少蕴解此甚详，且有理，因次其说：诸侯莫盛于桓文，桓文之霸，莫盛于首止之盟与温之会。桓公之盟首止也，意谓太子郑将废，己朝而谏之，王从则太子安，不从则废。谏之从违未可知也。吾为会而会世子，使天下诸侯皆知世子之为郑，而共尊之，虽有惠后之变爱，襄王不得而行其私矣。故《春秋》曰：“公及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。”俄而曰：“诸侯盟于首止。”夫别其文曰：“会王世子”，再见诸侯也。盟而世子不与，辞繁而不杀，其

与桓公可知矣。若文公之会则不然，吾霸诸侯矣，诸侯孰不吾畏。吾既可率诸侯以会温，则率之以朝，朝京师亦可也。文公乃不朝，上而召王，其意盖示天下曰：王犹从我，其谁敢不从？不过挟天子以令诸侯耳！故《春秋》曰：“公会晋侯、宋公、蔡侯、郑伯、陈子、莒子、邾子、秦人于温。”俄而曰：“天王狩于河阳。”先言会而继之以狩，则文于是乎病矣。故桓公之召世子正也，其不朝王者，不得已也。文公不朝王，因己之霸，胁诸侯以召王，以迹观之若正，其所以召之则譎也。

“子击磬于卫”一章，说者谓荷蕢讥孔子，人不知而不止，孔子故责其果于忘世而不为。按：孔子历聘诸国，独于卫而击磬，何也？卫自辄之乱，父子之分荡然矣。子路曰：“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”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。”则孔子之欲辨其名分也久矣，击磬于卫，非无意也。石声磬磬以立辨，亦欲辨其上下之分而已。荷蕢隐者，知孔子之心，过而问之。故曰：“有心哉！击磬乎。”既而曰：“鄙哉！”言其暗于事也。“乎”：，石声也。谓子击磬，虽有声，莫知己也，斯已而已矣，伤时人之不知也。于是又援《卫风》之诗曰：“深则厉，浅则揭。”夫以衣涉水曰厉，掇衣涉水曰揭。曰厉、曰揭，以浅深别之。今卫之父子，奸名犯分，至成滔天之恶，非可以浅深论也。子曰：“果哉！”以其说为然也。末之难矣。天下之事，正之于始为易，救之于末为难。卫之至此，吾亦末如之何也已。

孔子曰：“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，吾见其人矣，吾闻其语矣。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’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得而称焉。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民到于今称之。其斯之谓与。”朱氏谓：“‘其斯之谓与’此上疑有阙文。恐‘在诚不以富，亦只以异’下，仍析为三章。”后阅无垢《张氏心传录》于始云：“见善如不能及，怠而不进也。见不善如探汤，初虽畏之，探汤之不已，则渐入之矣，是渐而入于恶也。于善而不进，于恶而渐入，其人何如哉？齐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间，孔子告以君臣父子而说，不可谓不见善也，然终不能用孔子，是不及也。贪利之心，浸浸不已，积而至于千驷，岂非不善，而渐入乎。孔子与景公同时，故曰：‘吾见其人矣，吾闻其语矣。’至若伯夷、叔齐则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者，今无其人矣。故曰：‘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’‘其斯之谓与’所以结上章之意。”是说亦有取焉。愚尝观景公与晏子谓陈氏之事，晏子曰：“惟礼可以已之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吾不能矣。”斯言也，岂非见善不及之谓乎？

“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此为为人君者言也，非为臣者所以贵其君。父子之间，不责善，责善则离，此为为人父者言也，非为子者所以

责其父。

子思之言浑涵，孟子之言利，《礼记》载子思答“旧君反服”之问曰：“古之君子，进入以礼，退人以礼，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。”今之君子，进入若将加诸膝，退人若将坠诸渊，无为戎首，不亦善乎？又何反服之有，如此而已。而孟子则反覆辩论，至谓“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，于此可以覩子思、孟子之学矣。

赵台卿作《孟子题辞》有曰：“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，值炎刘之未奋。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，退不能伸三代之遗风。”意则然矣。孟子生战国之时，炎刘未奋，孟子亦何由知之？此亦遣文之病，若曰本之讖纬，则圣贤不道也。

子谓南容，“邦有道，不废。邦无道，免于刑戮。以其兄之子妻之。”注疏皆不言孔子之兄之名。按：《史记索隐》：“叔梁纥先娶施氏，生九女。其妾生孟皮，孟皮跛，求婚于颜氏，而娶徵在，遂生孔子。”

“吾岂匏瓜也哉，焉能系而不食。”先儒匏，谓匏也。匏瓜，系于一处，而不能饮食，人则不如是也。愚尝疑而维其义。一日，读风之诗曰：“匏有苦叶，济有深涉。”乃知匏，可系以济涉。所谓中流失船，一壶千金者是也。又《庄子》：“今子有五石之匏，何不利以为大樽，而浮于江湖之上？”司马氏云：“樽，如酒器。缚之于身，浮于江湖，可以自渡。犹结缀也，所谓腰舟。”然匏虽可系，而味苦，且其中号然，故不可以食。

先儒曰：“文章与时高下。政土裂，则三光五岳之气分。三光五岳之气分，则大音不完，必混一而后大振。故三代之文，至春秋战国而病，涉秦汉复起。汉之文，至列国而病，唐兴复起。”意是固然矣，然政之，土之裂，莫春秋战国为甚。吾夫子删《诗》、定《书》、系《周易》、作《春秋》，孟子退自齐、梁，述尧、舜之道，卒使彝伦叙，人极立，乱臣贼子惧。一时游夏、公孙丑、万章之徒，皆得以与斯文之盛，是岂以政、土裂病哉？下是如荀卿、扬雄之辈，顾时之治乱，锐然振斯文而起之，亦足以继往哲而诏来者。又下而诸葛孔明，以出师一表，继伊训、说命于三国鼎沸之时。陶渊明以《归去来辞》，传于典午灰烬之日。而当世斯文，亦赖以不坏不泯。然则文章果与时高下乎哉？独宋自渡江以来，文人才士，视东都诸老，若有愧焉。故说者得以光岳气分而议之，然乾、淳、端平之际，如朱公熹、张公一、吕公祖谦、真公德秀、叶公适、陈公傅良、魏公了翁相继以道自任，以文自鸣。卒使后生小子，习见典刑，争自濯磨于学，亦不可谓今无人也。惟末年，学士大夫，笃意举业，以进取乱其心，以富贵利达荡其志，于是文气委，而文之古者始寥寥然不见于世。是非光岳气分之病也，人实病之也。方今东西南北寸地尺土，靡不臣属三

光五岳之气，浑然合以大振在今日。余老矣，不得与于斯文之盛，然所以作新而振起之，如韩愈、欧阳修者，将必有其人。惜乎！不得而见之矣。呜呼！光岳之分合，其与于斯文之兴废也耶！抑无与于斯文之兴废也耶？